目　　录

威远县城区迎接解放的闻见和亲历忆述……吴六明（1）
余思九同志事略……余广镇（10）
解放前威远县地方派别矛盾的见闻述要
……黄崇哲　陈　直（12）
由参加四川省公民训练班至搞威远县的省参议
员选举亲历记……陈　直（18）
解放前威远县城区的商业经营状况……陈　直（20）
威远县佛二岩弥陀大佛之今昔……释一西（24）
五里浩名称的由来及其在解放前的社会状况…王文绵（27）
一九三六年威远县度量衡改革亲历记……陈　湘（35）
威远县禁烟禁毒简史……杨星权（38）
威远县优待抚恤工作史略……杨照华（65）
威远县婚姻因革史略……杨星权（135）
威远县过去的传染病见闻忆述……李子幸（150）
解放后威远县殡葬改革的推行纪要……吴光群（15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威远县城区
迎接解放的闻见和亲历忆述

吴六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我国西南，所向无敌。国民党逃窜西南的残部，望风披靡，节节败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先头部队解放重庆后，便分兵向川南、川北进军。

于解放军进军西南之前，国民党在威远的党政军头目，根据国民党在四川的党政军各部门的指示，即进行“应变准备”。故当他们于同年十二月五日听到当日凌晨自贡市被解放的消息后，国民党的威远县县长李天培、国民党的威远县党部副书记长周利群和特委会秘书李庶康等人，当晚二十三时即率领威远县政府、县警察中队、县自卫总队、县侦缉队和严陵镇镇长李文光所率领的镇警察队的官兵二百多人武装向新场方向仓惶逃窜，妄图倚仗山地之隘与解放军为敌。

在李天培率领威远县政府的官兵逃窜以后，当晚深夜，监狱（在县政府大门右边）内的被关人员高喊要开监出狱，县城哥老会“义字”舵把子（实为“执事大爷”）官树章，即去安慰说：“今夜太晚了，出去不方便，明天我保证让你们走，没有路费，我想办法。”他当时的想法是怕被关押的人在夜间出去，在城区闹事。

他为了避免因县府无人照管好，出现捣毁县府的事，他又和其儿子官玉励一起，在县府守候了一夜，同时考虑怎样与县城的各方面的人士一起做好县城的迎接解放的一切工作。

成立威远县维持会立即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

十二月六日早上，官树章即邀请余跃渊（城区哥老会“义字”“大爷”、淡石茶馆经理）、余思九（又名余泽群、城区哥老会“仁字”“大爷”）、张绍谦（城区哥老会“仁字”“坐堂管事”，又称“红旗管事”或“当家管事”）等在县城南街集贤茶馆商量组织群众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和迎接威远解放的大事。在会上，由官树章首先提出，他愿与城区哥老会的“仁、义、礼”三堂的人员一起，协同一致为维持城区社会秩序和迎接威远解放而努力工作。与会人员都表示，愿与官树章一起共同负责维持城区社会秩序和做好迎接威远解放的工作，并决定成立威远县维持会以推动工作。

当天上午，官树章即以威远县维持会的名义召集城区群众一百多人在国民党威远县政府的“大堂”前面举行紧急群众大会。在会上，由与会群众推举官树章为威远县政府代理临时县长、周俊辉（原威远县警察局第一科科长）为代理威远县警察局临时局长、陈有枢（原威远中学军事教官）为代理严陵镇镇长、何慎思（原城区西街文具店负责人）为代理严陵镇副镇长。他们随即按照群众的意见在各自的职位上履行职责，为维持城区社会秩序和迎接威远解放等方面进行工作。为了使周俊辉、陈有枢、何慎思等持有委任令而大胆认真地工作，官树章还于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先后以代理临时

县长名义对他们发给了任职手令和委任状。

设置军民合作站为迎接解放军进城筹办军需物资

在群众推举官树章为威远县政府代理临时县长后，为了办理迎接解放军进城后的粮秣马干等军需物资的后勤工作，便以县府指令的公文书要求严陵镇公所设置军民合作站，筹办解放军进城后所需的粮秣马干等物资以及其他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有关事宜。同时指定严陵镇代理临时镇长陈有枢兼任军民合作站主任。陈有枢于收到指令后的当天下午，即在严陵镇公所内有六、七人的会上宣布，军民合作站由吴六明为总务干事、曾绥为记帐员，同时指定与会的三、四个城区商人协助办理军需物资的筹集工作，我们随即着手印制收据、建立帐目和积极进行筹集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军需物资工作。

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

十二月七日上午，官树章听见由自贡市来的一位自称是共产党的人说，进军自贡市的解放军司令部驻在自贡市“交通银行”。他即于十二月八日由威远县政府通电话与驻自贡市“交通银行”的解放军司令部，请求派遣解放军进军威远。驻自贡市“交通银行”的解放军司令部答应于十二月九日晚上派出解放军由界牌方向向威远进军。官树章便安排周俊辉、陈有枢等人组织群众于十二月九日张灯结彩、摆设红桌围桌子、备好茶水并购置鞭炮，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古法，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

陈有枢便回严陵镇公所召集各保保长、自卫分队附会

议。会上，由陈有枢传达了官树章代理临时县长关于维持好县城秩序、保护好公私财产和做好迎接解放军的接管工作；全城要贴出“欢送国军撤退，欢迎共军到来”的标语口号，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收拣起来，把贴有“蒋委员长”的画像撕掉。他还号召各保甲人员要为迎接威远解放立功，并要求城区各保自卫队配合县城警察站岗巡逻。依照县警察局代理临时局长周俊辉规定的关于站岗巡逻的统一的“口令”和“复令”行事，切实维持县城的社会秩序。

会后，陈有枢、何慎思、曾绥和我依照一面纸做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样子，用红纸和黄纸做成二十多面党旗作为榜样，要各保长回去发动群众照样制作党旗，以作为迎接解放军进城时群众的手执旗帜。

十二月九日傍晚，官树章、余跃渊、余思九、张绍谦、周俊辉、陈有枢、何慎思和我以及城区人民群众在县城南门外列队恭候解放军的到来。候至晚上，解放军还未抵达城区，官树章又派出余九江、官玉光等五人去富谷桥方向迎接解放军。当晚深夜，余九江等于富谷桥西的“玉皇阁”下坡的大路上接到了从驻自贡市的解放军司令部派来的一营解放军。解放军的营长查看了余九江等手持的由驻自贡市的解放军司令部发给官树章的指示并详细询问了威远城区的敌情后，派余九江在先头部队前面先走一公尺多远作为向导，官玉光走第二，其余三人则在解放军的队伍之中而向前行进。解放军到达城南曾家街后，城区群众高举油灯，手舞旗帜、鞭炮齐鸣，热烈欢迎解放军。解放军进城以后，由官树章率领威远县维持会人员等热情迎接解放军并安排住处。解放军的营部住在西街“四川省银行”（今县粮食局内），战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未住民房，而是住在威远县政府门前至北街的屋檐下。城内群众皆异口同声地称道说："真正是人民的好子弟兵"。

在川剧团举行军民联合大会欢迎解放军

十二月十日上午，由官树章指示周俊辉、陈有枢召集城内军民于当天下午在川剧团举行军民联合大会欢迎解放军。在大会举行时，出席大会的有八、九百人，由官树章以威远县维持会负责人、威远县政府代理临时县长名义主持大会，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威远县维持会的主要成员余跃渊、余思九、张绍谦、周俊辉、陈有枢、何慎思等，我在台上担任大会记录。大会先由官树章讲明大会欢迎解放军的重要意义后，由陈有枢代表城区军民致欢迎词，然后，即由解放军的晏营长作了重要讲话，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各行各业各安其业，有什么问题可找官树章老先生解决。

会议结束时，官树章以代理临时县长名义代表全城群众赠送解放军一挑酒、一头猪的猪肉，解放军的晏营长对城区军民的好意表示感谢，但以人民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理由而婉言谢绝了收受酒肉等礼物。

威远县维持会、威远县警察局和严陵镇公所在迎接威远解放时所起的作用

威远县维持会在欢迎解放军进城并举行城区军民大会欢迎解放军之后，官树章又以威远县政府代理临时县长名义命令以周俊辉为代理临时局长的县警察局以及警察人员和以陈有枢为代理临时镇长的严陵镇公所所属自卫队和保甲人员共同负责维持城区社会秩序；令以陈有枢兼主任的威远县军民

合作站从速筹集解放军所需的军需品；从十二月十日起，又先后发出征收国税、省税，筹集黄谷1500石作为军需民食之需，规定与自称的各党派代表的接洽办法，召集各乡、镇长来城参加欢迎解放军代表并听取讲话的紧急会议的布告、训令、电令等公文书并具体进行了工作，对全县迎接解放、维持社会秩序、维持全县的财经和行政的继续运转与供给军用需要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一直到十二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的威远县县长李天培被迫回城向解放军派驻威远县的工作队队长吕馥斋同志办理交代手续时，官树章才卸去了代理临时县长的职务，威远县维持会的工作才告结束。

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李天培、周利群、李庶康等率队逃向新场方向后，威远县警察局及其在城区的中城、外南两个分驻所共只剩下十七人。这个局的第一科科长周俊辉于十二月六日上午在威远县政府的“大堂”前面举行的紧急群众大会上被推选为威远县警察局代理临时局长后，周俊辉即在威远县维持会负责人、代理临时县长官树章的管理下，领发这些人的粮食和菜金、组织这些人守这个局和两个分驻所的房屋、武器、弹药、各项公物以及派遣警察人员与严陵镇自卫队一起维持城区社会秩序，十二月十二日，官树章以代理临时县长名义正式发出命令，“派周俊辉代理临时警察局长”、“启用印信”、“认真进行工作并清理前任公物人事武器弹药服装等项”。在官树章代理临时县长期间中，周俊辉组织了临时大队维持社会治安，由周俊辉为大队长，许绍文任大队附。全大队共有士兵二十人，负责看守城区仓库，两个警察分驻所及严陵镇自卫队的人员守卫城内各机关。在解放军未进城时，四道城门都由他安排地方武装力量

站岗。解放军进城以后，只县人民政府的大堂门口由解放军站岗而外，各城门仍由他安排警察和地方武装人员站岗。至一九五〇年二月五日，他遵照威远县人民政府的指示，把原国民党威远县警察局及其两个分驻所的原有人员、武器、弹药、公物、文件等造册移交与威远县公安局侯金贵副局长后，才没有担负维持城区社会治安的责任。

当国民党的严陵镇镇长李文光率领镇警察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随威远县县长李天培等向新场方向逃窜后，严陵镇公所只剩下干事我和曾绥时，陈有枢以一个当时威远中学的军事教官和何慎思以一个城区西街文具店负责人愿意接受城区群众的委托，分别担任代理临时正、副镇长，在威远县维持会负责人、威远县政府代理临时县长官树章的领导下，维持城区社会秩序，管理地方公共事务，迎接城区解放，对迎接威远解放的整个工作是有益的。同时，还以威远县军民合作站的组织形式，为解放军的到来筹集粮秣马干以及一切军需用品。又在威远县维持会的统一安排下，于解放军到来时，积极组织城区群众张灯执旗列队欢迎；于解放军进城后，与威远县警察局一起，在城区川剧团举行群众大会欢迎解放军以及协助解放军进行接管、提供军需用品（如陈有枢代理临时镇长在解放军进城后的三天，叫我和曾绥给解放军送去军鞋三百多双）。一直到解放军派蒋立朝同志来严陵镇公所接管后，我则于十二月下旬考入威远县地方干部训练班而参加革命工作了，一九五〇年二、三月份，陈有枢、何慎思、曾绥也都由县人民政府另行安排了工作。

解放军派出工作队接管原威远县政府，成立威远县人民政府

在威远县维持会组织城区人民群众迎接解放以及选出官树章任威远县代理临时县长后，城区人民群众迎接解放的工作进展顺利，社会秩序较为正常。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夜迎接解放军进城后，十二月十二日解放军第十军二十九师派出以孙冠生、吕馥斋为首的工作队二十多人来威远县接管原国民党威远县政府的工作。十七日，原国民党威远县县长李天培被迫返任，原威远县政府急电各乡镇谓“天培已于即日返任”，即日，原威远县政府发出了“维持治安令”与征收征借粮食、实物运送县城的命令，各乡镇踊跃送缴，二十一日原威远县政府令各乡镇说：“原有各级员吏非经人民政府成立移交清楚，不得离职，违者严办”。使旧政权人员继续为人民政府所用。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由解放军工作队吕馥斋主持召集原县府各科室负责人和乡镇长会议，宣布成立威远县人民政府，由吕馥斋同志任副县长。县人民政府随即发布了第一号、第二号布告，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为非法组织，一律解散，停止活动，公产没收”，并宣布：“凡非法隐匿之各种武器及各种军用物品，着令即日起均应向人民政府迅速报告登记呈缴……”。

十二月底，为了充实县的地方干部队伍，加强地方工作，通过报名考试，录取入地干班学习的新干部一百四十多人，经过两周的培训后分配到各区乡参加地方工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共威远县委对威远县维持会
主要成员按起义人员对待

一九八三年，由中共威远县委组织力量，对威远县维持会迎接解放的活动进行调查核实后，报请中共内江地委批准，对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威远城区迎接解放组织“维持会”视为迎接解放组织，其主要成员以起义人员对待。根据这一批示精神，经中共威远县委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研究，先后决定，威远县城区迎接解放组织“维持会”的主要成员为：官树章、余跃渊、余思九、张绍谦、周俊辉、陈有枢、许绍文、何慎思、吴六明、曾绥、郑北宸、袁庆邦、邱良平、张怀情、黎森、王清云、余九江、官玉勋，这些人以起义人员对待，按照党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有关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已先后分别予以落实，有的人还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今当威远县城解放三十七周年之日，谨记此以念不忘。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写于
威远县民政局

余思九同志事略

余广镇

余思九同志名集，字广量，别号泽群，四川省威远县城北大坝口人。生于清朝光绪十三年，岁次丙戌（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曾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专攻法律。三十五岁时在上海中国公学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曾参加了辛亥革命。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任北京政府司法部主事，后被特派回四川调查四川政治情况。一九一三年（中华民国二年），在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属下的师部任一等顾问官。一九二二年（中华民国十一年）在川军第七师师长兼川东盐运使陈国栋属下任云阳盐场知事。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十六年），在川军二十六师郭汝栋的师部任军法处长。一九三一年（中华民国二十年）返回故乡后，曾先后担任过威远县救济院院长及永乐乡团练大队长。以后即在家闲居。在居家过程中，为了不与世隔绝，曾参加哥老会的威远县仁字会社，任“大爷”。

他与中共（地下）县委负责人张涤痴同志有亲戚关系，曾以其乡里的声望和力量，留张涤痴同志住在其家半年多，使张涤痴同志免去受国民党的警兵追捕之忧。他对中共荣县地下党员范均如（他的表侄）同志，也曾长期留住其家，给以掩护。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国民党政府的威远县长李天培、国民党威远县党部副书记长周利群、国民党威远县特委

会秘书李庶康率领县政府的一些人和县城的“警察中队”、“自卫队”、“侦缉队”以及严陵镇长李文光所率领的严陵镇自卫队等官兵二百多人向新场方向逃窜后，于第二天，他即协助哥老会“义字”“执事大爷”官树章与余跃渊（城区哥老会“义字”“大爷”、张绍谦（城区哥老会“仁字”“坐堂管事”，又称“红旗管事”或“当家管事”）等在南街集贤茶社协商组成威远维持会，为维护城区社会秩序和迎接威远解放进行工作。此后，他一直与官树章等同志一起为维持城区社会秩序，迎接威远解放作出了贡献。

至一九五二年下年病故于威远县大坝口家中，终年六十六岁。

他先后娶妻四人，前三妻俱已病故，其第四个妻子王建华在解放前便已与他离婚。

他有三子两女。两女已病故，长子祯俊曾在甘肃省葡萄园火车站工作，亦已病故。次子祯伟在大渡河钢厂工作，三子祯建在成都火车站南站、成都铁路局二段二队工作。

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中共威远县委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根据内江地委对威远城区迎接解放组织“维持会”应视为迎接解放组织、对其成员以起义人员对待的批示精神，先后决定威远县城区迎接解放组织“维持会”的主要成员官树章、余跃渊、余思九、张绍谦、周俊辉、陈有枢、许绍文、何慎思、吴六明、曾缓、郑北宸、袁庆辉、邱良平、张怀清、黎森、王清云、余九江、官玉贵等以起义人员对待后，对余思九同志以及其家属成员均按照党中央和省委有关落实起义投诚成员政策予以落实。其遗属现在共有八人，生活都很好。

解放前威远县地方派别矛盾的见闻述要

黄崇哲　陈　直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威远县解放以前，威远县的地方派别矛盾不断出现。其根本原因是，党同伐异，争权夺利，借事生非。其矛盾情况是，时起时伏，时急时缓。从其矛盾的剧烈情况划分，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一年为一个阶段，二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为一个阶段。

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一年期中，为了争夺县团练局长、县教育局长、县财务局长、县简易乡村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县立高等小学校长，甚至各区团总的职位，各以宗族、亲戚、学派等关系拉拢利害一致、意见相同的一些地方派别，互相争夺权利。

首先是，董绍舒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在县里纠集县内教育界知名人员和各机关“法团”的负责人以为县内建设事业服务为名进行勾结，维护既得利益和争夺欲得利益。因为以他为首的一派人掌握地方的一些机关“法团”的权力较多，有人就称董绍舒为董太师，又以其经常纠集聚会的人为十八人，故人称之为“十八学士”。这些人是：

董绍舒，是辛亥革命时威远保路同志会进行武装斗争宣布威远独立而成立的威远军政府的军政长董伯和的儿子，

又名董党存，住城内西街，曾任成都三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联合办事处军法官、国民党威远县党部书记长和代表威远县的四川省参议员以及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秘书等职务；周君坞，住城区曾家街，曾任重庆大学讲师、县参议员等职；欧端士，住城内东门口，教育界人员；欧鸿九，住城内南街，教育界人员；欧芸辉住城内小寨街，教育界人员；欧永龄，住城内大东街，教育界人员；张粹棠，龙会区李家场，今民政乡人，是清朝的秀才，曾任威远县乡村简易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职；胡建勋，界牌场人；林焕卿，界牌场人，教育界人员；赵鹤琴，新盛场（新店子）人，教育界人员，曾任国民党的西康省政府秘书等职；毕东侯，新店区的八孤山人，曾任威远初级中学校长等职；陈德光，永民乡韩家塘人，教育界人员，其外侄是钟传贤；王子瑜，新店区人，教育界人员；傅吉谦，镇西区梧桐场人，是清朝秀才，又名傅扬修，曾任威远县高等小学堂校长等职；王岳秋，镇西区王家场人，教育界人员；张家和，镇西区川主庙人，教育界人员；黄孟夫，即黄朝杰，镇西区小沟人，曾任嘉定联中校长、威远劝学所视学等职；周君宿，镇西区二甲坡人，中医师。这十八人之外，和他们往来密切，参与活动，并利害一致的有：郭藻凡，即郭雄桢，曾任县三费局局长、县商会会长、国民党威远县党部执行委员等职；郭壬青，曾任清朝政府云南普洱府知府等职；林梦九，即林云习，曾任国民党威远县党部监察委员等职；刘昭然，曾任国民党威远县党部执行委员等职；吴伯坚，镇西区人；刘列子，是镇西区刘泌子胞弟，曾任国民党威远县党部监察委员等职；欧杉，即欧孝阳华，曾任华阳、道孚等县县长、

威远县初级中学教师等职；黄武子，是黄超子的胞兄，曾任国民党威远县党部执行委员等职；郭纯青，曾任威远县商会会长等职；龙治钦，曾任县团练局长等职；周竹君，曾任威远县商会主席等职。

至一九二四年，岁次甲子，威远县人中在外任公职的黄超子（城内北街人，是黄武子的三胞弟，曾随曾扩情在外任秘书）、邹明光，（新店区向家岭人，黄埔军校毕业。）等回县后，对威远县的地方事务为董绍舒等所纠集的小集团所把持，独谋私利，有所不满，就纠集一些非董绍舒的小集团内的人员，起而反对，要取而代之或分享县内所能取得的“权”或“利”。他们所纠集的人有：陈云甫（水民乡韩家塘人，教育界人员）、雷启震（城区大坝口人，即雷启云的胞兄）、郭楷（龙会区人，郭蒸的胞兄）、倪培（龙会区人）、邹典章（新店区向家岭人，又名邹泽辉）、李绳生（城内小东街人，李雨苍胞弟）、詹怀清（城区詹家祠人）、颜怀西（城内东门口人，又名颜克汲）、余思九（城区大坝口人）、张履桥（镇西区人，即张计囊）、罗炳云（镇西镇人，又名罗虞生，罗鲁然的胞弟）等组成“甲子社”，以成立时的岁次为甲子年，故名为“甲子社”。“甲子社”成立后，即掀起“反董（绍舒）运动”。当时参与活动的有刘君笃（黄埔军校毕业生，与邹明光、罗炳云交往甚密）、刘均如、陈季伦、官文栋、李君儒、张揖谦等。主要是以攻讦董绍舒派为名，争夺县内党政军各机关法团的要职，如国民党威远县党部执、监委员，县教育局长、县团练局长、县财务局长、县立初级中学校校长、县乡村女子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县高等小学校校长、各区团总、各区团练大队长等均是

他们争夺的目标，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董绍舒见情势对他不利，就去成都三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联合办事处任军法官，董绍舒那一小集团内的一些教育界人员则出外任教，当时所谓的“十八学士”就各自西东而星散，县内也很少人再提此事了。

至于“甲子社”里面的人，自邹明光当上县团练局长、倪培当上县教育局长、陈季伦当上县建设局长、张履桥和罗炳云先后当上威远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颜怀西当上县商会会长、邹典卓当上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其他有关人员能任教者又担任了县立初级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等的教职员以后，成为新的既得利益的小集团，另外又没有对立的小集团与之竞争。这一种以利害而结合的小集团，利尽则交疏，逐渐就成为名存实亡的状态了。

一九二八年，詹怀清、颜怀西、陈季伦等在城内李公祠成立国民党威远县改组委员会，与董绍舒、郭藻凡等操纵的国民党威远县党部对立，争夺国民党在威远县的控制权，持续的时间很短，以后又二者合流了。

在一九三一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四川的刘湘的二十一军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之战和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统一了四川的省政而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新旧交替的情况变化，威远县的地方派别矛盾曾暂为缓和一些。

一九三九年，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后，县内新的地方派别矛盾又逐渐尖锐起来。因为有些人想当县参议长、副参议长、参议员；有些人想当国民党威远县党部书记长、副书记长；有些人想在竞选国民大会代表中捞好处；有些人想当乡（镇）长和乡（镇）民代表会主席。于是就逐渐形成西街派与

南街派之争。

西街派是以周君律、周利群为首，以下有罗斐成、朱克津、袁作均、周克强、周君宿、曹子仪、周竹君、黄季夫和少数的县参议员与乡长等。

南街派是以颜怀西、周君坞、梁光焘为首，梁光焘原是西街派，后以办《民报》而转南街派。以下有李倩予、胡彝甫、李文光、陈觉民、欧永龄、欧汝清、傅振群（又名傅韵蓬）、黄武子、罗文藻、苟思义以及一些县参议员与乡长等人。

起因是，李文光原任国民党威远县党部书记长，后被周利群挤下来，由周利群任书记长，随后又由董绍舒任书记长，周利群任副书记长。在这种地位争夺中，逐渐形成了西街派、南街派，董绍舒为了保全其国民党威远县党部书记长和代表威远县的省参议员地位，就在表面上站在调停人的地位，在两派的矛盾中搞调和，实质上，董绍舒是偏向于南街派。这两派的争夺激烈时期是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威远解放前。因为那时，各乡（镇）出席县参议会的县参议员、乡（镇）长和乡（镇）民代表会主席都要实行“民选”。于是，从乡（镇）的选举起，就演出了争夺丑剧。如象，城区的严陵镇是周利群和周君坞争当县参议员，倪涤尘和李文光争当镇长，由周竹君出面请客拉票；又如，陈觉民和郭克东在升平乡争当县参议员，同样请客送礼拉票，在其它乡也是如此。

在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中，争夺也比较激烈。西街派的周利群受余厚钦贿赂，公开出面代余厚钦出钱拉票，而且还大办酒席请客。由于周利群是集党棍、特务、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